

打不出的電話

大清早醒來，電郵就送來一個壞消息：老師 Minuchin 的妻子，Pat Minuchin 在睡夢中逝世了。

前幾天才與她通過電話，那天是猶太人的新年，她通過電話說了很多笑話，笑語仍新，誰知一下子就走了。

這一對九十多歲的老夫妻，多年來相依為命，也因為彼此作伴，才可以繼續過獨立生活，兩人一同居住在佛羅里達州一個社區的獨立屋，一同開車上市場，一同努力把垃圾分類，不是一同看舞台劇去，就是到圖書館借電影帶回家欣賞。Minuchin 常說，他的妻子比他強，沒有他也可以自己生活，他却不能沒有妻子而生存；如果妻子先去世，他必然會陷入無底的消沉，然後也隨着死亡。

暑期去探望他們時，他剛中了風，要取消出席一個他盼望已久的國際大會。當時 Pat 還慶幸地說，好在中了風，不然這個大會為他所安排的緊密活動，一定會要他的命！

當時他很不服氣，晦氣地對老妻說：你不想去，我自己去好了。

他一直都以為自己會比妻子先走，沒想到一朝醒來，妻子就離他而去。

我可以想像他有多麼的惶恐、悲傷，我幾乎寧願走的是他，免去他那切骨的痛。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想給他打電話，但是手有千斤重，怎樣也提不起來，不知何故，這個電話怎樣也撥不出去。

一整天我心中十分不安，與吳敏倫教授談起我的猶豫，他說：打電話是你自己的需要，也許並非一定對他有幫助。

我一再反思，可能這就是我遲疑不決的理由。試想他正處於極度震驚的狀態，問吊的電話在家中一定響個不停，他家的電話裝在廚房，每次聽電話都得走一段路，中間還有幾級樓梯，他又是走路艱難，說不好為接這電話把他摔死了，那才真是罪過。

要慰問未亡人真的並不容易，加上我自己也在哀傷中。這一段時間，經歷了太多生離死別，每一次都割掉我的一塊肉，讓我肢離破碎，體無完膚，而我，却是束手無計。

晚上去參加常展法師的讀書會，我們正在討論「中觀論選」的「八不」：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，不一亦不異，不來亦不出。

法師問：這個「不」字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

我們答了大半天，都是字面的回應。法師卻說：這個「不」，並非真的「沒有」，常識上認為實有的東西，是根本錯誤，但是把空義看為沒有，也是大錯特錯。要認定一切皆空，必須理解緣起法。

何謂緣起法？就是一切存在的現象都是緣起；生的必歸滅，存在的必歸否定。諸法由不存在至存在，又由存在至不存在，這不過是一種現象。一切法生起、存在、破壞，

都在存在過程中演變，是因緣和合的現象，是假相，不是實在的，只在現象方面有這一回事，要推究其本相，就是空。

法師說，一般人把現象看成實有性，要追究它從何而來，一追究，不落於有，則落於無。現象存在時認為實有，現象滅，即以為無。死了即一切完了，或者以為滅了還是有，都不對，

但是，人死了，分明是滅了，又怎樣不生不滅？明明去了，又怎的不來不去？

我少時為父親守靈時，最難忘靈堂前的一對對聯：且向不生求不死，還從如去見如來。

至今我仍搞不清這對聯的真正喻意。當時守着父親的棺木，讓我搜盡枯腸；真的可以從「不生」中，讓他「不死」嗎？眾僧正在頌經送他上路，我怎樣才有辦法把他找回來？現在想來，如果「八不」是對的，這對聯所提示的境界也很牽強，既然生死去來其實全是假象，又哪管它是生是死是去是來？

後來有人告訴我，這個「如來」也可解作如來佛祖，讓人在失落中見到佛而已，並非起死回生。

但是人的情緒都受現象操縱，豈能容易超越生死！

年齡愈長，面對親人離逝的次數就愈是增加；每個要走的人，我都千方百計地把他挽留。

Pat 的離去，意味着我的良師益友 Minuchin 也會離去；明知這是不可避免的事，但是發生了，仍然難以面對。原來自己是個極度膽小的人，寧願呆在地球的另一邊輾轉反側，始終不敢面對死的破繭。這電話一打出，一切就成鐵證！也許這是我拿不起電話的原因

生老病死，是一種現象，現象是不斷地在演變。

既有何謂滅？既滅又何謂有？這皆因由認為「實有」而生種種的錯誤，或執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無因生，都是從認實有而產生的謬見。一切緣起有為法，都在生滅滅生過程中演變，所以它的生，不是有實在的生，不是生就多出了些什麼，不過因緣和合假有此現象而已，死或滅，也不是少了什麼，只是起了一定變化，不是滅就實在的沒有。

話雖如此，但是如果你用這番話去安慰正在哀悼中的親人，他一定會打你一拳。不是所有想法都一定適用於所有場合、或所有人。

明知道一切現象都不會持久，生也無常、死也無常，那是天地萬物的本性，人在哀悼中，這個道理卻不一定派得上用場。

常展法師說：好在悲哀也宛是一種現象，一樣不會持久！

我卻想，悲哀是我們唯一可留着死者的東西，放下它，死者就真的死了！